



美国生态散文丛书

无界之地

Lost borders

玛丽·奥斯汀 / 著

马永波 / 译

Lost borders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无界之地

Lost borders

玛丽·惠斯汀 / 著

马永波 / 译

ALF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界之地/ (美) 奥斯汀著; 马永波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美国生态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306-4545-1

I. 无… II. ①奥…②马…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1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 第12038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26 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3.00元

美国生态散文译丛总序

□马永波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美国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光,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目前,在美国以生态文学为题出版的书已有几千种,多所大学还开设了专门的课程,而且多为研究生课程。从90年代起,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之一。

劳伦斯·布伊尔在他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提出,一部定位于环境的著作应当包含如下特征:

一、非人类环境不是仅仅作为背景框架来展现,而是表现为人类历史是暗含在自然史之中的。

二、人类利益不被当作惟一合法的利益。

三、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的一部分。

布伊尔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生态文学”这个称谓,但是他对“环境取向”特征的强调,实质上是对生态文学的界定。从上述三条原则之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生态文学总体特征的理解。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

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

在西方文化中,历来占据主要地位的致思方式是以自我和实体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形成了固执于主客观分野的、用来衡量和检测事物的认识深度模式,如本质与表象的辩证模式,潜与显的心理学模式,内与外阐释模式,真实与不真实的存在模式,能指与所指的符号模式等等。这样的思维模式必然使人们把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隔绝与区别开来,促使人将自然对象化,将本来是自然一部分的人孤立出来,以实用的工具化的态度来对待自然母亲。而生态文学的思维模式则呈现非两值对立的多元整合性质,它强调的是过程、环境、是感知整体和结构的能力,是万物互相依存和关联的思想。而一旦消解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将世界看作人类生活整体中的“人的存在”,同时不再把人视为超越环境之上的绝对精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而对自然进行征服、改造、占有和利用的片面关系就将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包容的关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

这种以整体为基础的意识模式,将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生态文学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

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趋势,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进化过程。

生态文学之所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形成一种新的浪潮,是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的。在现代社会,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盘剥与利用,已经使自然开始了隐退,自然已逐渐被商品所代替。自然的功能除了向人类提供物质、能量资源和作为人类的排污场外,其他功能不再被人类视为必要,生态系统存在本身的价值和生命的多样性价值,甚至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都已经退居最次要的位置。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生态破坏、资源枯竭、酸雨肆虐、地面下沉、水土流失、淡水缺乏、沙漠迅速扩张、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物种数目急剧减少、海平面持续上升、有害化学物质导致物种突变、居住环境恶化、生态严重失衡……整个人类的生存已处于威胁之中,种种一切,使人的精神趋于枯竭,造成了一种可怕的沙漠化和荒原化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就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因此,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中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在本丛书选入的四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写作中体现出这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主客观不

分的本原性和谐的生态整体观,他们崇尚的是将荒野、文化传统、人类体验及生态关怀融为一体。而为了达到这种本原性和谐,他们都以美为向导,去体验人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将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去感受而不是理性地分析与整体的浑融。这也就是梅洛·庞蒂所主张的,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将人与世界看作一个统一整体,在这样的关系中去考察人和世界,从单纯的自我走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是生态文学的一个主要追求。

美国独特的自然人文传统给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牢固基础,业已产生许多重要的代表作家,如我们所熟知的爱默生、梭罗,但是对继他们之后的重要的生态文学作家,我国的介绍还比较零散。本丛书精心选择了四位最重要的作家,瓦尔特·惠特曼、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和玛丽·奥斯汀的代表性作品,呈献给大家,以期对美国生态文学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并期望有识者就此课题继续做深入、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2006年6月23日于哈尔滨

奥斯汀：走和西方的先知

——序《无界之地》

作为一位在梭罗传统下写作的自然文学作家，玛丽·奥斯汀在有生之年被誉为领先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美国土著文化专家，但是在1934年她去世之后，她便基本被遗忘了，到1968年，她的书中只有《少雨的土地》还在印行。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她那混合着女权主义、环境伦理、社会批判、对北美原住民和西班牙裔欧洲裔美国人的神话传统的阐释和改造，以打破常规的姿态和难以明确归化为任何门类的特性吸引了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们发现，她作品中的风景充满了非凡的各种各样的妇女，她们往往是在彼此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中定义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单单依靠与男性的关系。在她大部分作品中，尤其是最为有名的《少雨的土地》（1903）、《无界之地》（1909）、《旅行尽头的土地》（1924）和《地平线：自传》（1932）中，奥斯汀将她多样的兴趣编织起来，显示了对于那些适应了西南部沙漠环境的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是多么地丰满和滋润。土著美国人的这种适应已经有了相当的历史，于是，她经常翻译和评价他们的口语传统，把自己放在了文化调停人的位置上，因此，一些批评家称她为先知式的人物，她的言论、她对环境与社会公正的双重关注，对迷信语言塑造真实的能力的现代读者具有超乎以往的影响力。

奥斯汀热爱西部，她视西部观念为本质的和必要的。因为西部的自然特征能为人类在它身上实现冲动提供一种检验尺度，作为各种民

族和传统的家园,它的古老而现代的历史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作家相信,西部能为一种正在涌现的美国文化提供基础,这种文化将是联合统一的,但同时又保持着每股纤维的独立性。对于奥斯汀来说,美国西部正是这样一只正在被编织的篮子。

奥斯汀非常规的、勇于打破界限的个性在她的早年即已现出端倪,她是个早熟、富有想象力、好奇心强、有点反叛的孩子。她在自传中曾经写到,在她五岁半的时候,在自家果园的“栗子树下遭遇上帝”,当时她获得了一种与“大地、天空、树木、风吹动的青草和青草中的孩子”联合的感觉,一种每一个个体与整体之间那种包容性的感觉,“我在它们之中,而它们亦在我之中,我们大家全都在一个生动温暖,闪着光的幻影之中”。这种经验启发她通过神秘方式毕生追求精神真理。在这以后的部分童年时光中,奥斯汀失去了这种精神现实的感觉,但是当她迁移到加利福尼亚,最初经历那里的环境时,这种感觉又回到她身上。婚后,她在欧文斯河谷居住多年,与那里的派尤特人和肖肖尼人的接触,对她的精神生活和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宣称就是这种有关整体的精神信念,为了重新获得“那终极真实温暖弥漫的甜蜜感”促使她写作。

在《少雨的土地》中,奥斯汀的叙述者用十四幅速写记录了她对土地及其居民的观察,追溯了她从最初的家开始,穿过欧文斯河谷,直到莫哈韦沙漠的旅程,从不同的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这个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前工业化世界的魅力。提及该书的写作背景时,奥斯汀写道:“只用了一个月,我就写完了它。可在动手写它之前,我却仔细观察了十二年。”此书的信条在开篇即已声明——“不是法律,而是土地本身设置了界限”——贯穿全书的焦点是探测土地是用什么方式在人、动物和自然环境中间培养起坚韧、适应和节俭的品质。与约翰·缪尔对牧羊人及羊群的公开蔑视相反,她则描述了牧羊人和羊群是如何适应环境条件的。奥斯汀也对文化的形成方式怀有兴趣,她关注土著人和欧洲裔、西班牙裔美国人,这些人的代表往往是艺术家,他们是自己社区

与土地之间的调停者。

于是，奥斯汀不仅向“有毛和有羽毛的族类”学习追踪沙漠的“水径”，而且也向沙漠上的人类学习去发现土地的本质。她追溯了“寻矿人”的生活，一个孤独的寻找金矿的人，偶尔发现了一个可观的矿脉，便去英格兰过“伦敦中产阶级”的生活了。当他重新回到矿山时，奥斯汀注意到，“似乎土地对他的怀念还比不过对他的介意”，这种观察让她认识到，“没有人能比他的命运更强大”。她在肖肖尼人的巫医温尼那普身上认识到，一个人与其等待来生的天堂，不如把此时此地化为天堂。

在采矿小镇吉姆维尔的居民中，她察觉到“完全被接受了的本能获得了休息，它把激情和死亡作为犒赏”。在这些居民中，弥漫着一种在现代社会已经失传的“纯粹的希腊精神”：

“不知为什么，这片土地的粗糙原始有助于人们培养起与超自然的个人关系。在你和有组织的力量之间，没有太多庄稼、城市、衣服和行为方式的干扰来切断这种交流。所有这一切在吉姆维尔引发了一种超越解释的状态，除非你能接受一种超越信仰的解释。伴随着杀人、酗酒、贪恋女人、慈善、单纯，还存在着一种冷漠、茫然、空虚……那不是没有精神价值的。那里面有纯粹的希腊精神，表现出要避开无价值之物的勇气。在那之外，是没有哭泣的忍耐，没有自怜的放弃，不恐惧死亡，在事物的秩序中不把自己放在太伟大的位置上；野兽是如此，沙漠中的圣杰罗姆也是如此，在更为古老的岁月中，众神也是如此。生活，它的演出和终止，都不是什么需要吃惊和奇怪的新鲜事。”

在编篮子的人赛雅韦的生活中，奥斯汀注意到，“编织者和藤条都是靠近土地生活的，都浸透了同样的元素”，从而学会了用那片土地及其居民所提供的自然和文化材料的藤条编织起她的故事。她在邻居的田地上看见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令人赞赏地由各种事物和乐趣组成——一点沙子，一点沃土，一片草地，一两座石头小丘，一条满溢的棕色溪流，一抹人类的迹象，一条被莫卡辛踩出的小径”。她在“葡

萄藤小镇”上发现了一种“友善、凡俗、安逸”，它提醒人们不要“着迷于你在万物计划中的重要性”，而是要接受土地的礼物，甚至那些“你没有为之流汗的”东西。同样，在这个故事中，奥斯汀回到了几个重要主题上来，包括一个独立女性艺术家的探索，土著美国人艺术及其价值，文化差异造成的距离。赛雅韦在一个不欣赏她的作品之美的文化中出售她的篮子。尽管与赛雅韦有着文化上的隔膜，奥斯汀的叙述者仍努力去理解赛雅韦的艺术创造哲学，这种哲学强调了美的实用性。

奥斯汀宣称她是靠观察派尤特人编织篮子而学会写作的，所以我们应当对她的故事的组织方式给予关注。《肖肖尼人的土地》和《葡萄藤小镇》中宣扬了一种融合了土著人与圣经故事和传统的宗教想象，一种由当地居民所塑造的不同宗教信仰的调和。《我邻居的田地》和《台地小径》分别提供了关于写作或万物关联性的核心隐喻。《编篮子的人》有助于理解作为女性艺术的奥斯汀的写作。

在《无界之地》中，奥斯汀同样用十四个短篇故事描绘了那片“少雨的土地”，她更为集中地关注了沙漠上的人类居民，土地是如何塑造他们的性格和命运的。在此书中，以往仅仅被作为人类活动背景的沙漠被当作与人类一样平等的主角来描绘，沙漠的形象甚至比人更为突出。她在开篇的《土地》中对沙漠做了形象的描绘，赋予它以女性身份和意识中介的角色：

“如果沙漠是个女人，我非常清楚她会像什么：深深的胸脯，宽宽的臀部，黄褐色的肌肤，黄褐色的头发，浓密地沿着她完美的曲线披垂下来，嘴唇丰满得像司芬克斯，但不是眼睑沉重的那种，眼睛清明而坚定，像天空磨光的珠宝，这样的容貌会让男人没有欲望地服侍她，她伟大的思想会让男人的罪孽变得无足轻重，她热烈，但不渴求，而是充满耐心……如果你很深地切入任何一个被这片土地打上标记的灵魂，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品质。”

这个女性的沙漠塑造甚至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奥斯汀认为地域环境对文学生产有着戏剧性的影响，环境必须作为一个人物得到充分的

表现。以辛辣机敏的幽默,奥斯汀在《威尔斯先生的回归》中写到,威尔斯为寻找一座失踪矿山而离开家人,对他来说,“提供一座失踪矿脉的线索是最为明显的借口,仅仅是为了摆脱责任,远离有确定性的一切”。然而,他被抛弃的妻子,发现没有了丈夫,她的经济和情感状况却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而当他回来,把“植物枯萎病落在他家人头上”,她剩下的仅仅是微弱但容易觉察的确信,沙漠会充当她的同盟,“时间一到,那不知餍足的妖怪就会伸手把威尔斯先生再次带走”。

作为一个人物,奥斯汀的沙漠是任性的、有能力实施暴力的,但是她对那些试图统治她的男性白人是最为危险的。土著人、女人和探矿者这样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在沙漠中却如鱼得水,最后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奥斯汀是想以此表明,女性与自然有着特殊的亲情关系,当她们面对土地时,没有男人那种强烈的征服欲和控制感。她们更多地想到怎样呵护它,点缀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家园。

女性在超出与土地的亲和关联之外,在与男性及社会的期待视野遭遇时,却往往处于困境。这也是奥斯汀主要关注的主题之一。她尤其关注女性被抛弃后的独立生存,她们的精神性与女性创造力的关系,妇女讲述自己生活真相所要付出的高昂社会代价。《阿瓜迪奥斯》明确涉及到男性白人与印第安妇女的关系。她经常屏蔽掉女主人公的声音,以至这声音不仅仅被取消一次(被叙述者的再创造所过滤),而且是被二度取消,因为故事是由另一个人,往往是一个男性白人讲述给她的。这种策略让奥斯汀能够方便地批判后者(男性白人)的故事版本,并把她自己当作调停者置于别人告诉她的一切和她怀疑是否真实的一切的中间。在《威尔斯先生的回归》和《十八里的女人》中,她写到了沙漠中的白人妇女,利用类似的叙述策略,让读者知道,故事的内情远比她直接讲出来的要多。在展示其他“沙漠化”性格的同时,这些妇女对自己的表露仅仅是部分的。

《步行的女人》集中体现了奥斯汀的人物塑造和叙述策略的技巧。这个在沙漠漫游的女人,种族和年龄均难以确定,她“没有武装

地”在通常是男人们过着孤独生活的地方旅行，却从来没有受到冒犯，她最初采取这种生活方式是为了避开疾病，一种“精神上的不健康”，她最后被自然的健康治愈了。在此过程中，她取消了所有“社会造就的价值感”。当叙述者最后与她相遇时，这两个女人谈起了“三件如果你了解了就会抛弃其他所有的事情”：作为平等伙伴与一个男人一起工作，爱一个男人，生养一个孩子。这三件事是根本的，因为它们是最少受到社会培养的价值取向所触及的。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暗中破坏了她自己所宣称的如下这种透视的权威性，“至少我们中有一个是错误的。工作、恋爱和生育孩子。那听起来是足够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确立了如此多更为重要的事物”。叙述的不确定性是奥斯汀典型的技巧，这种能力让她能够破坏阐释的确定性，拒绝为了唤起确定性而做出最终的结论，由此显明在本质的女性身份与社会结构出的女性身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

这种叙述的不确定性与奥斯汀在文本中所设置的多重自我有关。在她的自传中，奥斯汀创造了三个不同的声音来代表她自己：她作为作者玛丽·奥斯汀的身份；她童年时与上帝遭遇中最初发现的自信、神秘、独立的自我，“大写的玛丽”；总是寻求却很少得到母亲赞许的小女孩“玛丽本人”。这三种声音并不总是区分开来的，而是经常会聚在一起的，在她与祖先、她所遇见的人们的对话中表现出来——作家、思想者、艺术家、印第安人、矿工、西班牙定居者、牧人——还有与任何人类的交互影响同等重要的土地的声音。她的写作构成了对西方男性中心论界限的挑战。“大写的玛丽”自信、有能力、很少需要成人的关注与安慰，而“玛丽本人”则较为脆弱、胆怯、对自己的能力不确信。“大写的玛丽”对“玛丽本人”有着本质的重要价值。做“大写的玛丽”比做“玛丽本人”更牢靠更让人满意。她在自传中说：“当你是‘大写的玛丽’时，你能把‘玛丽本人’看作画面的一部分，让她做在你是她的时候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走过小河上高高的原木，一想起这个就会让‘玛丽本人’感到寒战。”凭借创造双重的自我，奥斯汀参与了往

往由女性叙述者所实践的颠覆过程,她在宣称权威的同时又使这种宣称偏向“另一个”自我,那是一个无法被同样的强迫力所控制的自我。

奥斯汀所创造的自足、权威、独立的女性形象,让人想起“大写的玛丽”。这些人物在没有男性的情况下舒适地存在着。例如,《威尔斯先生的回归》中的威尔斯太太发现,在她被丈夫抛弃后,她有了更多的钱、时间和满足。《编篮子的人》中的赛雅韦明白了“没有男人,一个女人的生活要比最初预想的要容易得多”,并且在她的手艺中显示了创造性与经济能力。在《步行的女人》中,奥斯汀赞美了一个孤独的女性,为了获得智慧与自由,她情愿与社会的所有方面隔绝。抛弃,尤其是妻子被丈夫抛弃,这个主题交织在奥斯汀的很多作品中,但是,往往这种抛弃最后被看做是对女主人公有益的,她们的个性、天才、快乐只有在摆脱了男性期待的束缚时才释放出来。

口头传统也对奥斯汀的不确定化的叙述策略起到了作用。这种叙述实验展现了她从土著故事讲述者那里学来的各种方法。她后来曾说:“没有任何印第安人会说出他全部的思想。”在整个《无界之地》中,她的叙述者非常小心地引用故事的来源,对书写记录的固定性发起了挑战,也对作者是文本惟一创造者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在叙述的过程中保持对叙述的警觉和怀疑,造成了《无界之地》诗化的、多层次共鸣的,有时是隐晦的风格。

1934年8月13日,奥斯汀去世以后,依据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被葬在皮卡霍峰顶,她在自己家里就能望见这座山峰。人们朗读了她的《去西部》一诗,在诗中她沉思了死亡和对生命的确信,她相信去了西部以后,她就能闻到鼠尾草的气息,看见灰尘在群山笼罩下的漫长风景线上舞蹈。她暗示说,在那个时刻,她将融入一个新的形式之中。奥斯汀走向西部的旅程,不仅仅揭示了自然的力量,而且揭示了整个西部不同种族人群与环境融合的多种方式。她经由自己的切身经验和写作,终得以融入了西部的沙漠,与生生不息的永恒力量合为一体。

马永波

无界之地

- 003 米涅塔的不祥之物
- 011 威尔斯先生的回归
- 019 最后的羚羊
- 028 阿瓜迪奥斯
- 035 十八里屋的女人
- 044 女人的辛酸

少雨的土地

- 053 前言
- 055 少雨的土地
- 063 塞里索的水径
- 071 食腐动物
- 077 寻矿人
- 085 肖肖尼人的土地

093	吉姆维尔
101	我邻居的田地
108	台地小径
116	编篮子的人
123	山中街市
131	水界
138	其他水界
145	天空的乳婴
153	葡萄藤小镇

无界之地

WUJIE
ZHIDI